

<<红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红字>>

13位ISBN编号：9787508044941

10位ISBN编号：7508044940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华夏

作者：霍桑

页数：207

字数：20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红字>>

### 内容概要

海丝特·白兰是一个善良、美丽的英国姑娘，不幸嫁给了一个畸形、伪善的老人而断送了青春。故事开始的两年前，她由阿姆斯特丹移居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途中，她的丈夫被掳失踪，在寡居生活中，海丝特·白兰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并生下一女。事发后，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政权将她作为训诫罪恶的一个标本，罚她胸戴红A字（即英文通奸Adultery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忍辱含垢度过一生。小说通过一个受不合理婚姻束缚的少妇海丝特·白兰因犯“通奸”罪被监禁、示众和长期隔离的故事，暴露了社会的冷酷虚伪，探讨了有关罪恶和人性的道德、哲理问题。

<<红字>>

作者简介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国十九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和心理小说家。

霍桑是一位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作家。

他抨击宗教狂热和教会虚伪，又把加尔文教派的善恶观念当作认识社会的标准；他记叙新英格兰殖民地人民的抗英斗争，同时又对社会改革

<<红字>>

书籍目录

漆黑的土地鲜红的A字主要人物表《红字》第二版序海关（前言）一 狱门二 市场三 相认四 会见五 海丝特做针线活六 珠儿七 总督府大厅八 小精灵和牧师九 医生十 医生和病人十一 内心深处十二 牧师夜游十三 海丝特的另一面十四 海丝特和医生十五 海丝特和珠儿十六 林中散步十七 教长和教民十八 一片阳光十九 孩子在溪畔二十 迷惘的牧师二十一 新英格兰的节日二十二 游行二十三 红字的显露二十四 结局名家评论霍桑生平和创作年表

## 章节摘录

一 狱门 一群蓄着胡须、身穿暗色衣服、头戴灰色尖顶帽子的男人，中间也夹杂着一些女人，有的戴着风帽，有的光着头，他们林林总总聚集在一座木头的大房子前面。

房子的大门是用厚实的林木制的，上面钉满了尖尖的铁钉。

新殖民地的创建者们，不管他们原先计划建立的是什么样的人类美德与幸福的乌托邦，一定会在处女地里圈出一块做墓地，另一块修建监狱，因为他们认为这两者都是殖民地草创时期不可或缺的东西。

按此惯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估算出波士顿的先民们在康海尔附近建造第一座监狱的时间：它大体上同在艾萨克·约翰逊的属地里划出一块地作为第一座墓地的年代相近。

后来便以约翰逊的墓为核心，四周又建了许许多多坟墓，扩展成了英王礼拜堂的老墓地。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该城镇建立十五至二十年之后，这木结构的监狱由于风吹日晒已经显露出种种苍老的痕迹，给那扇狰狞和阴森的大门平添了一层凄楚黯然的景象。

栋木大门上沉重的铁器锈迹斑斑，看上去像是新大陆历史最悠久的老古董。

跟一切与罪恶相关的事物一样，监狱似乎从来没有青春。

在这座丑陋的建筑物前面，从房子的外墙到压印着车辙的街道之间有一块草地，上面杂乱地长满了牛蒡、茨藜、毒莠等这样一些不堪人目的野草。

野草显然有着跟这块土壤意气相投的东西，因为这块土壤早就让文明社会的一朵黑花——监狱在它上面扎根蔓生。

说来凑巧，就在大门的一侧，几乎就在门槛边，倒真的长着一丛野玫瑰。

在当前的六月里，像宝石般精致的花朵争妍竞放，使人浮想联翩，觉得它们仿佛在向步入监狱的囚徒或步出监狱走向刑场的死囚奉献一份温馨和妩媚，借以表达大自然对他们由衷的怜悯和仁慈。

这丛野玫瑰由于某种奇妙的机缘，历尽劫难，而永葆生机。

我们暂且不去费神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丛野玫瑰存活下来，是仅仅因为曾遮蔽它的那些巨大的松树和栋树的伐倒败落，从而使它在严峻的荒芜中幸存下来了呢，还是因为据可靠的证据所确证的那样，传说圣徒安妮·哈钦逊在她踏进监狱大门时踩踏了这块土地，从而使花儿在她脚下破土而出呢。

不过，我们要讲述的故事恰好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就是说从这扇显示不祥之兆的大门处开始的。

既然这丛花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我不免要摘下一朵来呈献给读者。

但愿它能用来象征在讲述这个有关人性脆弱和人生悲哀的故事的过程中随处可见的芳菲清新的道德之花，并用它来缓解一下故事令人黯然神伤的结局。

二 市场 二百多年前，一个夏天的早晨，波士顿监狱街大牢门前的那块草地上万头攒动，众人的眼睛都牢牢地盯着布满铁钉的栋木大门。

要是在其他居民区，或者在时间上推迟至新英格兰后来的历史时期，这些蓄着胡须的男子脸上的严峻表情，一定会被人认为是将要发生某种可怕事端的先兆，很可能预示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要给押出来受宣判，尽管当时对人的宣判只是确认一下公众舆论对他的裁决而已。

但是在清教徒清规戒律非常严厉的早期，这种推测往往就不尽恰当。

也许，受惩罚的是一个偷懒的奴仆；或者是一个不守规矩的顽童，其父母把他交给当局，让他在笞刑柱上受管教。

也许，是一位唯信仰论者、一位贵格派的教友，或者其他异端的教徒，他们要被鞭挞出城。

也许，是一名游手好闲的印第安人，喝了白人的烈酒在大街上胡闹，为此要挨鞭打，然后被赶进终年不见阳光的森林中去。

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巫婆，就像那个地方官的遗孀西宾斯老太太一样刻毒的老巫婆，要被判处死刑，送上刑台。

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前来观看的人总是摆出肃穆庄严的姿态，那种跟他们的身份相一致的姿态。

他们把宗教和法律几乎完全视为一体，而两者在他们的性格中又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因此一切有关公众纪律的条例，无论是最温和的，还是最严厉的，他们全都看得既神圣又庄严，恭而敬之，不容违犯。

## &lt;&lt;红字&gt;&gt;

确实，一个站在刑台上的罪人从这些旁观者身上乞求得到的同情，只会是微乎其微，冷淡漠然。此外，在我们今天只会引起某种冷嘲热讽的惩罚，可是在当时却如死刑般被赋予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

就在我们故事开始的那个夏天的早晨，有一个情况颇需注意：挤在那人群中有好几个妇女，看来她们对即将发生的任何宣判惩处都抱有特殊的兴趣。

那年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这些穿着衬裙和圈环裙的女人毫不在乎地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而且只要有可能，还扭动她们结结实实的身躯向前挤，挤进最靠近刑台的人群中去，毫无有失体统之感。

在英国本土土生土长的那些妇女和少女，比之相隔六七代之后她们的漂亮后代，无论在体魄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具有一种更粗犷的品质，因为在世代繁衍的过程中，每代母亲遗传给她们女儿的，就体质而言，往往要比她们自己纤弱一些，容貌更为娇嫩，身材更为苗条，纵然在性格方面，其坚毅顽强的程度未必逊色。

当时站在狱门附近的妇女，跟那位堪称代表女性的、具有男子气概的伊丽莎白女王相距不足半个世纪。

她们是那位女王的同胞乡亲，家乡的牛肉和麦酒，以及丝毫没有经过加工的精神食粮大量地进入她们的躯体滋养助长。

因此，灿烂的晨曦所照射的是她们宽厚的肩膀、丰满的胸脯和又圆又红润的双颊——她们都是在遥远的祖国本岛上长大成熟的，还没有受到新英格兰气氛的熏陶而变得苍白或瘦削些呢！

再者，这些妇女，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人，说起话来都是粗声粗气，直截了当，要是在今天，无论是她们说话的内容，还是嗓门的大小都会使我们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娘儿们！”

“一个凶相毕露的半百老娘先开了腔，“我要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

要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在教会里有名声的妇道家，能把像海丝特·白兰那样的坏女人处置了，倒是给公众办了一件大好事。

你们是怎么想的，娘儿们？”

要是把那个破鞋交给我们眼下站在这儿的五个娘儿们来审判，她会获得像那些可敬的地方长官们给她的判决，而轻易地混过去吗？”

“哼，我才不信呢！”

“听人说，”另一个妇女说，“她的教长、尊敬的丁梅斯代尔牧师，为他自己的教会里发生这样的丑事伤透了心。

“那些地方长官都是些敬畏上帝的好好先生，心肠太软——那倒是实话。

“第三个老气横秋的婆娘接着说，“最最起码，他们该在海丝特·白兰的额头上烙上个印记。

我敢说，这个海丝特小贱人才会有点畏忌。

但是，现在他们在她衣服的胸口上贴个什么东西，她——那个贱货——可不在乎呢！”

嘿，你们等着瞧吧，她会别上一枚胸针，或者异教徒爱佩戴的其他什么装饰品，把它遮住，然后照样大模大样地在街上走动，招摇过市！”

“啊，不过，”一个手头牵着孩子的年轻妇女比较温和地插嘴说，“随她把那个记号遮起来也罢，痛苦还总是留在她心里的嘛！”

“我们扯什么记号、烙印，管它贴在她衣服的前胸，还是烙在额头上？”

“另一个女人吼道，她是这几个自封的法官中长得最丑，也是最不留情的。

“这个女人让我们大家都丢了脸，实在该死。

有没有管这号事的法律？”

“是有的，《圣经》和法典上都有明文规定。

让那些不照法规办事的官老爷们的老婆女儿也去干这号事，去自作自受吧！”

“老天啊，娘儿们，”人群中有一个男人叫喊道，“难道在女人身上除了对刑台的恐惧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德性了吗？”

“那话儿都说得太绝了，娘儿们，别嚷嚷了！”

正在开牢门的大锁呢，白兰太太就要出来了。

## &lt;&lt;红字&gt;&gt;

” 牢门由里向外打开了，首先出现的是一个面目狰狞、阴森可怖的狱吏，他身佩一把剑，手持一根权杖，犹如一个黑影霎时窜进了阳光。

这个人物的模样充分体现和代表了清教徒法典那种阴森森的威严。

他的职责就是对触犯法律者执行最终的、最直接的制裁。

此时，他伸出左手的权杖，同时用右手抓着一个年轻妇女的肩膀，拽着她往前走。

但是，到了牢门的门槛处，这位女子用颇能表明尊严和人格力量的动作，推开了狱吏，然后迈步走出大门，仿佛完全是出于她自己的意志。

她怀里抱着一个差不多三个月大的女婴。

孩子不停地眨着眼睛，然后转过小脸蛋，以避开过于耀眼的阳光，因为在此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地牢或监狱等那些幽暗的地方，习惯了昏暗的光线。

当那年轻的妇女，也就是那个婴孩的母亲，伫立在众人面前，一展全身风貌时，她作出的第一个动作好像是手臂用力一搂，把婴孩紧搂在自己的怀里。

这一搂与其说是一种母爱的冲动，还不如说她是在用婴孩来掩藏某个标记，一个缝制或佩挂在她衣服上的标记。

然而，很快她明智地意识到用象征她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她干脆把婴孩置在胳膊上，虽然她脸上泛起火辣辣的红晕，却傲然一笑，用一种从容不迫的眼光，环视了她周围同镇居民与街坊邻居。

在她长裙的胸前，亮出一个字母A。

这个A字是用细红布做的，四周用金色的丝线精心刺绣而成，手工奇巧。

这个A字做得真可谓匠心独运，包含了丰富而华美的想象，配在她穿的那件衣服上真成了一件至善至美、巧夺天工的装饰品，而她的那身衣服也十分华美，与那个时代的审美情趣相吻合，但却大大超出了殖民地崇尚俭朴的规范。

这个青年妇女身材颀长，体态优美绝伦。

她的秀发乌黑浓密，在阳光下光彩夺目。

她的面庞皮肤滋润，五官端正，在清秀的眉宇间还有一双深邃的黑眼睛，使之极为楚楚动人。

她有一种高贵女子的气质，具有那个时代女性优雅的举止仪态：某种特有的稳重端庄，而没有今日认为是高贵女子标志的那种纤弱、轻柔和难以言喻的优雅。

即使用古时候对贵妇人一词的解释，海丝特·白兰在步出监狱时的仪态也是名实相符的。

原先认识她的人，本以为她在这样灾难性的阴云笼罩下一定会黯然失色，结果她却叫众人惊讶不已，甚至惊得发呆了，因为他们看到她依然光彩照人，竟把笼罩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了一轮光环。

不过，对于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来说，不难发现这其中有一种微妙的痛楚。

她在狱中专门为这个场合，大体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与缝制的这套服饰，似乎表达了她的这种心态，以其特有的既大胆狂放又精美别致的风格来宣泄她由绝望进而变为无所顾忌的情绪。

可是，吸引大家目光的，而且事实上也改变了那套服饰穿着者形象的，却是那个红字。

这个字绣得绝妙异常，在她胸前熠熠发光。

过去熟识海丝特·白兰的男男女女见到她这般模样，有面目一新、初次相见的感觉。

这个红字具有一种魔力，使她超凡脱俗，超脱了一般人间的关系，而把她封闭在自身的天地里。

“她做得一手好针线活，那没错。

”一个围观的女人说，“不过，还有哪个女人，会像这个不要脸的贱货想到用这来露一手！

哎，娘儿们，这不是在当面嘲弄我们那些规规矩矩的地方长官吗？

不是利用那些尊敬的大人们对她的惩罚来卖弄自己吗？

”在场的老妇人中最铁面无情的那个老婆子叽咕道：“要是我们能够把海丝特小夫人的那件华丽的衣裳从她那俊俏的肩膀上扒下来就好了。

至于那个红字，那个她缝得那么稀奇古怪的红字，我倒愿意给她一块我自己患风湿时裹关节的法兰绒破布，那做起来才更合适呢！

” “噢，安静，街坊们，安静！

”她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同伴悄悄地说，“别让她听见你们说的话！

## &lt;&lt;红字&gt;&gt;

她绣的那个字，针针线线都扎在她的心上呢！

” 这时那个面目阴沉的狱吏用权杖做了一个手势。

“ 闪开，闪开，劳驾了，劳驾了！

” 他喊道，“ 让开一条道，我向大家保证，我一定叫白兰太太站在男女老小全能看得清楚的地方，从现在到午后一点大家都有机会瞧一瞧她那件漂亮的衣裳。

祈求上帝赐福给光明正大的马萨诸塞殖民地，把一切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来吧，海丝特小妇人，在这市场上展览一下你的红字吧！

” 围观的人群中立刻闪出了一条道。

狱吏为先导，紧跟着溜脸色严峻的男人和面带怒气的女人，海丝特·白兰走向指定的地方，受罚示众。

一群好奇的来看热闹的小男孩跑在她的前面，不时地转过脸来盯上一眼她的脸，瞧一下在她怀里不停眨眼的小婴孩，还有她胸前的那个不光彩的红字。

这些男孩对于眼下发生的事不知所以，只知道学校放了半天假。

在那时，从狱门到市场没有多少路。

不过，按照囚徒的体验来丈量，那可算作很长的一段路程；虽然她傲然前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她每迈出一步都感受到一阵剧痛，似乎她的心给抛在街上，任凭他人吐唾沫和踩踏。

然而，在我们人的本性中，有一个奇妙而又仁慈的特点：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苦的当时不知道其强烈的程度，而常常是在事后才感受到那撕心裂肺的痛楚。

因此，海丝特·白兰几乎是以一种安详的神态来应付这一阶段对她的折磨。

她走到了市场西端的刑台边。

那刑台几乎就竖立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的屋檐下，像是教堂的附属建筑物。

事实上，这个刑台是整个惩罚机器的一部分，从过去二三代人到现在，它在我们心目中，只是一个历史和传统的纪念物了；但在当年，它却像法国恐怖党人的断头台一样，人们把它视为教育人弃恶从善的有效工具。

简单说来，这刑台是一座颈手枷的平台，上面立着那个惩罚用的颈手枷，枷套把人的头颈紧紧地夹住，使人只得引颈翘首供人观瞻。

这个用木与铁制造的刑具充分体现了要让人蒙辱示众的思想。

依我看来，没有别的暴行比它更违背我们常人的天性；不管一个人犯了什么过失，没有别的暴行比不准罪人因羞愧而隐藏自己的脸孔更为险恶凶残的了，因为这恰好是实行这一惩罚的本质。

就海丝特·白兰的例子来说，同其他的许多案例一样。

她受到的裁决就带有这个丑恶的惩罚机器的最邪恶的特点：罚她在台上站立一段时间示众，尽管无须把头伸进枷套，备受扼颈囚首之苦。

刑台大约有人肩膀那么高，海丝特完全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她沿着木头阶梯走上刑台，将自己展示在众人面前。

.....



媒体关注与评论

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家中很少有人能用如此少的字表达出像《红字》所表达的那么多的内容……象征寓意的手法在散文中很少有人能像霍桑那样运用得如此挥洒自如。

——[美]乔治帕金斯 同胞们，提起与我们有血肉之亲的优秀作家，除了霍桑之外，还有谁更值得我向你们推荐呢？

霍桑不模仿他人，而他人也模仿不了霍桑。

——[美]麦尔维尔 霍桑是美国文学中第一位这样的小说家，我们在其作品中能够充分意识到生活与小说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深切地感到小说远非只是一种高雅的娱乐、一种新闻报道或稀释了的历史记录，也不是在客厅里故作斯文的谈天说地。

——[美]布鲁克斯

<<红字>>

编辑推荐

这部小说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但揭露的却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美国社会法典的残酷、宗教的欺骗和道德的虚伪。  
主人公海斯特被写成了崇高道德的化身。  
她不但感化了表里不一的丁梅斯代尔，同时也在感化着充满罪恶的社会。  
它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